

西德的扩军备战

世界知識出版社

西德的扩军备战

——德国經濟研究所报告——

士仁譯 矛弓校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0年·北京

Deutsches Wirtschaftsinstitut
DIE RÜSTUNG IN WESTDEUTSHLAND

根据德国經濟研究所1959年德文版譯出

西德的扩軍备战

——德国經濟研究所报告——

士仁譯 矛弓校

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千面胡同2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印刷者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

發行者 新华書店

定 价 每 本 三 角 二 分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 印張2 1/2 · 字数68,000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3003·543

出版者說明

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西德軍国主义正在加紧复活，使西德成为严重战争危险的一个策源地。阿登納的瘋狂的战争叫囂，西德法西斯势力的猖狂活动，西德“国防軍”的积极用火箭和核武器进行武装以及西德帝国主义狂妄地要求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都是美帝国主义怂恿和支持的结果，也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坚决制止西德軍国主义破坏世界和平。

最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研究所发表了一个小册子“西德的扩军备战”。这个小册子用大量的材料系统地揭露了西德扩军备战的过程、资金来源以及目前的军备状况，对于了解和研究西德軍国主义化问题很有帮助。

译文原载“国际问题译丛”1960年第4期，这次出版经译者核对原文重新校改了一遍，并补充了一些注释。为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美帝国主义对西德軍国主义化的支持和西德壟断資本在这方面的活动，我们选了“美帝国主义是西德軍国主义的靠山”和“克虏伯帝国的复活”两篇文章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

目 录

一、从全面失败到原子军备	1
军国主义化的各个阶段	1
西德垄断资本的军备方案	10
二、西德军备现状	15
军备组织	16
波恩国防军的军备	20
常规军备	24
陆军军备	24
海军军备	27
空军军备	30
原子和火箭军备	34
火箭军备	35
原子军备	40
军事建筑	45
三、扩军备战的资金来源	52
联邦预算和国家财政制度——军国主义化的写照	52
日益庞大的军事预算	52
把国家的其他支出转嫁给下级国家机构	54
迄今为止的扩充军备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的影响	57
继续扩军的财政前景	58
预算赤字增加	58
劳动人民购买力削弱和税赋增加	65

附录:

美帝国主义是西德军国主义的靠山	郭潮和 71
克虏伯帝国的复活	席林生 82

一、从全面失败到原子军备

军国主义化的各个阶段

关于1945年之后西德政治、经济及军事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一些细节情况，德国经济研究所在迄今所出的225份报告中已有相当详尽的分析。因此，现在只要把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从西方战胜国全面战败的敌人转变为它们的原子战争伙伴的各个阶段概述一下就行了。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反希特勒联盟国家一切协议的主要内容都在于剷除德国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祸根，消除从德国的土地上再一次危害国际和平的可能性，以防患于未然。雅尔塔三国宣言宣称：

“我们不屈不挠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要确保德国决不能够再扰乱世界的和平。我们决定……把那曾经再极力使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德国总参谋部永远解散；把德国所有一切军事装备撤去或破坏掉；把所有一切曾供军事生产之用的德国工业排除掉，或者予以统制；使所有一切战争罪犯受到公正而迅速的膺惩，……从德国人民的公共机关中，从文化与经济生活中消除所有一切纳粹的和军国主义的响影，并且要在德国和谐地采取对于世界未来的和平与安全实属必要的其他措施。”

波茨坦协定以庄严的形式宣告了有关德国未来面貌的战后共同政策的原则，它详细而不容误解地明确了上述目标。西方战胜国在各国人民的压力之下签了字，同时也就同意了协定第

三部份乙項具有決定意義的第12條。這一條規定剷除德國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從而抓住了禍害的根源，並保證了德國反法西斯民主制度的順利發展：

“德國經濟應在盡速之可能日期內使其分散，以消滅目前卡特勒、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獨占協定所形成之經濟力量之過份集中。”

盟國管制委員會不久之後發布的一些法令和條例，也宣布要肅清康采恩。德國的東部和西部對這些法令的執行完全不同，其結果也截然兩樣，這是我們的讀者都知道的。西德資本積聚成為目前這種狀況的發展過程，在1959年2月出版的第3號報告中有過詳細而精確的分析。

對戰後兩年以來已經發生了的，以及在最近的將來所要發生的事情，“紐約先驅論壇報”在1947年12月20日作了扼要的供認：

“我們已經走到了波茨坦道路的盡頭，雅爾塔時代已成過去……。德國的分裂使我們得以不受束縛地把西德併入西方的體系。”

同一天，美國替計劃中的西德單獨的貨幣改革而印制的那些被美國人稱之為“德國馬克”的鈔票，在不來梅港口卸下了輪船。建立波恩分立國家的一切準備工作都在開足馬力進行。在強大佔領軍保護下的英美壟斷資本的佔領區，各種舊勢力在以高速度卷土重來。對於德國帝國主義分子和軍國主義分子說來，西德是暫時得救了。

重新軍國主義化的第一個步驟，是西方佔領國軍事當局命令建立“德國服務隊”。

“受命建立服務隊的德國人員竭力尽可能地選擇完整的單位（坦克縱隊，裝甲步兵營，炮兵分隊等），並把它們按照規定的編制安排在一起”。

“幾乎有50萬德國男人在不同的時間參加過英國人、美國

人、法国人或比利时人的服务队。”^①

这些“服务队”形成了第一届波恩政府建立第一批机动和边防警察部队的主要储备，而机动和边防警察后来又向国防军提供了第一批骨干。今天的国防军高级军官，有不少便是来自“服务队”的，其中包括格拉赫、凯洛、马茨基、赖歇特、田纳曼和泽恩克等将军。

在建立新的国防军和进行无限制的军备生产的道路上，有以下这些关键性的环节：

早在1948年克莱将军^②就向他的部长提供了一个建立一支西德军队的计划。阿登纳在1949年9月组织政府之后，立即就从前坦克将军曼陀菲尔^③（后来是联邦议员）那里接到了一份关于实现军国主义化的若干步骤的备忘录，而这份备忘录是几个月之前由一批前希特勒将领在美国协助之下制定的。1949年11月22日彼德斯堡协定的签字，使阿登纳从一份秘密补充协定中获得了实现这些计划的许可。几天之后，“盟国高级公署”正式同意组织一支强大的“警察和公安部队”。九个月之后，阿登纳在1950年8月29日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给麦克洛埃^④，其中除要求加强占领军之外，还要求把即将着手建立的西德国防军编入“欧洲军”。1950年9月12日，希特勒将领史威林接掌“本土服务队中央机构”。9月19日，美、英、法外长“接受了”事先安排好了的

① 弗·肖尔茨(Friedrich Schulz), “GLO-GSO服务队”, “德国服务组织接待协会”出版, 波恩, 1956年, 第5、24页。

② 克莱(Lucius Du Bignon Clay, 1897—), 美国将军, 美国西点军校毕业, 1945—1947年任美国对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席, 1947—1949年任美国驻欧陆军司令兼美国对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 1949年退休。——译者

③ 曼陀菲尔(Hasso von Manteuffel, 1897—), 西德军国主义分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希特勒德国坦克部队总司令, 曾在东线、非洲和西线作战, 1953年起为波恩联邦议院议员。——译者

④ 麦克洛埃(John Jay McCloy, 1895—), 美国垄断资本家, 1947—1949年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总裁, 1949—1952年任美国驻德高级专员, 1953年起任美国大通银行总裁。——译者

阿登納的請求，并由那时正在紐約开会的北大西洋理事会決議“使用德国的人員潜力和德国的輔助資源”。1950年9月26日官方公报的原文如下：

“理事会一致同意，应使德国(西德)对西欧防务作出貢獻；它获悉，各占領国已經研究此事，并就德国(西德)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进行貢獻的問題，委托防禦委员会尽早提出建議”。

1950年10月初，15名前希特勒軍官在爱弗尔修道院密議了六天，并起草了一份关于建立联邦国防軍的書面意見。这些人是：弗尔奇將軍、豪辛格將軍^①、克劳斯將軍、迈斯特將軍、洛廷根將軍、森格—艾特林將軍和斯派达尔將軍^②，拉迪希海軍上將和呂格海軍上將，鮑迪辛上校、基曼色格上校和諾齐斯上校，克呂格中校和肖尔茨—辛里希海軍上校。1950年10月16日，巴赫林將軍担任了“哥德斯堡审查机构”的領導职务，受命替未来的西德国防軍挑选干部。10月30日，布兰克^③以“联邦总理关于盟軍增加和住宿問題特派員”的官方头衔，担任了未来的第一任波恩国防部長职务；他的主要助手之一就是希特勒將領斯派达尔。

“大西洋理事会1950年12月18日至19日在布魯塞爾举行的第六次會議公报”宣布：

“北大西洋理事会今天在防禦委员会建議的基础上，結束了关于在欧洲建立一支一体化的、在統一指揮和命令之下的武装

① 豪辛格(Adolf Ernst Heusinger, 1897—)，西德軍国主义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为希特勒德国參謀总部作战处处长，現为西德联邦国防軍总司令。——譯者

② 斯派达尔(Hans Speidel, 1897—)，西德軍国主义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曾任希特勒德国巴黎占領軍司令，指揮过对法国人民的大屠杀，并曾任东綫和西綫兵团參謀長；1951—1954年为西德参加关于“欧洲防务集团”談判的代表；1957年起任北大西洋侵略集团中欧地面部队司令。

——譯者

③ 布兰克(Theodor Blank, 1905—)，西德軍国主义分子，1950—1955年，“联邦总理关于盟軍增加和住宿問題特派員”，1955—1956年任西德国防部長，1956年起任西德劳动部長。——譯者

部队的工作。这项工作是从9月份就开始的。

“……与此有关的是,防御委员会在12月18日单独举行的会议上采取了建立防御生产局的步骤,防御生产局将取代军事生产和供应局,并具有比它更大的职权……此外,理事会对(西)德国在共同防御范围内可能起的作用,取得了一致意见。西德的参加将加强欧洲的防务……”

事实很明显,形式上还存在着的对于生产军备物资和其他重要军备产品的禁令早就、而且在美国侵朝战争开始之后更越来越快地从多方面被打破了。鉴于在实际情况的对比之下,这种理论上的禁止简直是一种公开的讽刺,因此,盟国高级公署企图用1957年7月19日的第61号法令来暂时调和一下这种矛盾。这项法令只仅仅提到要“监督”军备生产。

美国从这时以来所推行的欧洲防务集团计划,由于遭到了深为不安的西欧各国人民的反对,首先是法国人民的反对而告失败。1954年10月签订了“巴黎协定”作为“折衷”。四周之后,法国国民议会经过激辩以287票对260票和74票弃权通过了这项协定,从而使西德得以在西欧联盟和北大西洋组织范围内不受限制地扩充军备。这是在法国矛盾百出和后果严重的官方政策中又一个自杀性的决定。作为“自愿放弃”,波恩政府宣布有义务不容许在“它的地区内生产 ABC (即原子、细菌和化学——译者)武器和火箭武器(长度在2米和射程为32公里以上的)”,根据措辞的模棱两可和过去与现在的一切经验,这些话比他们签字的那张纸还更不值钱。

法国势力最大并对政府政策具有决定影响的军人,拟定了野心勃勃的火箭计划,并竭力追求“自己的”原子弹,这是一个单凭自己的力量断难实现的计划。只有从西德才能获得热心的帮助,而在火箭方面那时早已在进行这种帮助了。西德壟断资本及其政府对“一体化”的一切努力,都显然是为了攫取西欧的经济和政治霸权,这一点并没有引起那些为军国主义分子盲目性

所蒙蔽的法国將軍們的多大不安。跟他們重工業界的朋友們愚蠢地希望能在煤鋼联营里把西德竞争者“掌握起来”一样，法国軍人过去和現在都以为在工作完成之后，还能把他們在原子發展工作中的“伙伴”一脚踢开。

“通往德国东部的道路經過巴黎。”后来成为波恩国防部長施特劳斯，早在1954年3月的一次“德国軍人协会”的集会上，就用他的方式說明了“有必要首先同法国暂时合作”的目的。

在后来的时期內，重新武装是相当明目張胆地在以高速度进行。1955年6月7日，布兰克获得了“国防部長”的正式头衔，而在一年之后替换了他的施特劳斯則于10月21日当了原子部長。1956年7月6日，西德实行了普遍兵役制。三年之前，“布兰克机关”^①就宣布，登記“自願服役的有56,000人，其中大部分曾在原来的国防軍中服过役”。

扩軍备战的一切先决条件，多年来都是完全按照法西斯的榜样准备起来的。这些先决条件的准备工作，通过1954年年底对德国共产党的法律起訴和1956年8月17日宣布德国共产党为非法而“暫告結束”。

早在1951年就制定了第一个刑法修正条例，同时并按照众所周知的式样建立了政治特別法庭。对于这项以“敌視宪法”和后来以“危害国家”为主要內容的法律的草案，联邦最高檢察長盖德曾解釋說：

“首先，这项法律在于‘預防’。它要对行为，也就是对实现了的思想，事先加以防范，并且还要对尚未实现的思想，也就是对信仰，加以懲罰。它是信仰刑法。

“其次，这项法律具有‘鎮压’的作用。一种不被容許的信仰的坚定信徒，在他能够傳播并实现危險的想法之前，就应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予以逮捕。只要他进入了公众生活的領域和范围，

① “布兰克机关”(亦称“布兰克部”)，即西德国防部前身。——譯者

就要受到惩办。这项法律是罪犯刑法。

“第三，这项法律应通过掌握可疑的信仰而起镇压和预防的作用。它不在于掌握已经构成当前威胁的信仰，因为这种信仰已经在某些危险的行为上表现出来了。它着重于惩办思想上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要着重惩办对将来可能变得危险的一种世界观的认识。这项法律是嫌疑刑法。”^①

波恩政府把新颁布的这项法西斯的信仰刑法着重同“敌视宪法的共产主义”的论调联系起来。被诬为“共产主义对国家的危害”和“敌视宪法”的共产党，早在被宣布非法之前就受到法律的迫害和惩办：

要求对重新军国主义化举行人民投票，传递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文件或持举反对重新武装的标语口号，批评巴黎协定，主张德苏友好，持有介绍苏联情况的宣传品，散发苏联政府根据波茨坦协定原则提出的关于德国问题的照会等等，都在遭受迫害之列。

在这同时，成亿马克被用来从心理上进行战争准备，复仇主义被宣布为政府官方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不打算赘述波恩高级政客不计其数的复仇主义声明，或者旨在宣传复仇精神并受波恩一贯扶植的各种团体和机构的作用。这是罄竹难书的。在许多扶植和散播复仇主义的政府官方条例——这些条例大多受到公众的忽视——之中，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

1. 波恩内政部早在1953年12月16日的“共同部令”中就规定：

“地图上的德国全图应当标明德国1937年的疆界。凡是沒有标明德国1937年疆界和沒有把这一点作为部分详图加以特别标明的德国挂图和地图，必须从一切与公众有往来的公务机关中撤除。”

^① “德国法律月刊”(Monatsschrift für Deutsches Recht)，汉堡，第4期，1951年4月，第16页。

1956年10月西德各州文化部收到了进一步说明1953年12月命令的通告：

“德国版图；

关于德国东部地区的说明。

我请求注意下述新规定：

联邦各有关部门同意，迄今在共同方针（共同部令1952年第17号，亦见国家公告1954年第98页）中所规定的‘在外国管辖下的德国东部地区’的说明，现应改为‘在德意志帝国1937年12月31日疆界之内而暂由波兰或苏联管辖的地区’；或与此相符的简短说明，‘目前暂由外国管辖的德意志帝国（1937年12月31日的版图）的东部地区’。”

2. 西德官方统计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自愿或非自愿地从奥得—尼斯河边界对岸迁来的移民，都列为“被驱逐者”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中特别加以注明。他们不是象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样与常人无异的公民，而却具有并承袭“被驱逐者”的地位。“被驱逐者”的官方定义是：

“被驱逐者是原先在目前由外国管辖的德意志帝国东部地区或在外国拥有住所的德国人及其子女。他们的住所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情况下由于逃难或被驱逐而告丧失”。①

据官方宣布，“被驱逐者”的人数至1958年为止已增为910万人。其所以如此，在于移民在西德所生的一切子女也都算为移民（官方叫做“被驱逐者”），尽管这些子女从来也没有移居（官方叫做“被驱逐”）过，因为

“婚生子，如其父为被逐出家乡者，非婚生子，如其母为被逐出家乡者，皆被计算为被逐出家乡者。”

“1939年9月1日以后出生之婴儿，其籍贯随其父亲（从前）的住所，非婚生子或半孤儿随其母。”②

① 各年度的“联邦统计年鉴”（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ie Bundesrepublik），联邦统计局，威士巴登。

虽然波恩政府只是在1955年5月才从它的北大西洋集团伙伴那里获得研究和發展原子能使用的法律許可，但两年之后，西德重要的原子基本材料和輔助材料的生产就已經超过了法国。在研究工作中，早就在着手提取自动連鎖反应(炸彈)所需的高度核爆炸原料。

1957年4月12日，当18位德国物理学家以令人欽佩的方式对国防軍計劃中的原子武装提出严重警告的时候，康采恩的报纸报之以粗暴的攻击。

“18位教授的举动是不智的、危險的和缺乏政治本能的。他們干預了最严重的政治决定，然而他們对这里的一些有效因素，并不象对科学資料和事实那样清楚。这种举动无助于加强德国人民和欧洲的安全，反而以極度令人反感的方式增加了不安全的程度。”^②

同年6月27日联邦議院通过原子法的會議也很能說明問題。社会民主党党团在經過長期談判之后，做到了这一点，即在这項法律草案中每一处“原子能”字样的后面，增添了“为了和平的目的”这几个字。有44名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議員取得阿登納的同意而在投票时弃权，其理由是，这項法律的現有措辞足以“阻塞联邦共和国生产原子武器的道路”。

1958年3月25日，联邦議院的阿登納多数决定用原子武器装备国防軍。阿登納的国防部長野蛮地咒罵議會反对派，并保証在他的軍事計劃中“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案：这就是紅色方案”。而且“問題在于，用原子武器对大战或小战的威懾作用来替政治服务——別无其他”。

自由民主党議員迈耶指出，“誰这么說，誰就会开槍。这是一篇战争演說和战争叫囂……。我們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不是刚刚着手整軍的联邦共和国国防部長的話，而是帝国(指希特勒

② 同前注。

③ “工业快邮报”(Industriekurier)，1957年4月16日，第58号。

德国——譯者)战争部長的講話……。这不是和平国家的語言，而是高度武装了的軍事国家的語言”。

在1958年国防軍秋季演習期間，陸軍司令洛廷根中將比較了联邦国防軍当前的任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希特勒国防軍的任务：“德国陸軍后来的成就說明，当时的計劃是很好的”。而西德国防軍总司令豪辛格將軍补充道：“在未来的战争中仍然如此，我們將和过去在俄国經歷的情况一样，必須用劣势的数量来完成我們的任务，并在極為广闊的战綫上胜利地进行战斗……。我們在将来仍然要运用我們从前用过的基本原則”。①

为了不使人对西德軍国主义分子計劃的性質有任何怀疑，阿登納的帝国国防部長施特勞斯同一时期在列根堡的演講中宣称，任何反对原子武装和主張成立无原子区的人，都是“潜在的战争罪犯”。

西德壟断資本的軍备方案

法西斯德国远在“正式”瘋狂扩充軍备之前，就已具备了必要的軍备生产能力。康采恩巨头們，例如匡德，后来曾吹嘘他們的远見：

“在元首上台之际，就有一个可以立即以最大規模重新生产陸軍装备的工厂可供使用”。②

在西德1948年以来重新恢复的有利条件下，壟断資本家这次当然就更不会坐等重新武装的正式許可了。早在战后初期，他們就竭力保持和恢复軍备潛力。正象許多希特勒將軍之建立“服务队”一样，康采恩从占領国的訂貨中得到了支持。法本托拉斯在根多夫的阿諾加納工厂，在希特勒时代是全部生产化学作

① “南德日报”(Süddeutsche Zeitung)，慕尼黑，1958年9月30日，第324号。

② “德意志軍械和彈藥股份公司的25年”(25 Jahre Deutsche Waffen- und Munitionsfabriken Aktiengesellschaft)，柏林，1937年。

战材料的，而战争结束后不久，这所工厂就繼續制造同样的产品。巴登胺尼林和苏打工厂和以前一样生产V—2 飞彈不可或缺的燃料联胺。这个法本托拉斯的大工厂一个車間的爆炸事件，伤亡了好几百人，于是广大公众也知道了每个胺尼林工人都知道的内幕。这不过是許多类似情况中的两个例子而已。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样，康采恩巨头有足够的办法使他們的軍事技术尽快地赶上国际發展水平。如果他們的專家沒有暂时去替外国企业服务的话——例如象火箭專家那样，他們就尽力把这些專家召集起来，讓他們在“物質上”从事变通性的生产，而在“思想上”从事設計工作。在航空工业方面，这一点表現得尤其明显。斯圖加特的亨克尔公司生产摩托車、輕便摩托車和小汽車，腓特烈港的道尼尔工厂制造紡織机和其他机器，奥格斯堡的麦塞施密特公司开始制造成幢的房子、小汽車和縫紉机——都是十分有用的产品。但在这同时，例如麦塞施密特和道尼尔就在西班牙設立了設計局，并在那里不受任何生产禁令干扰地發展新型軍用飞机。这只是从1948年到1954年之間不胜枚举的例子当中的两个而已，而且这絕不限于航空工业方面。

在波恩国防部正式成立之前两年，联邦工业协会就設置了一名特別干事，并成立了“国防經濟問題委员会”和“軍备問題工作組”，而且它在1956—1957年的年报中回顧道：

“工业界对国防經濟問題的基本态度无需改变。由于認識到大規模防御准备的必要性，工业界作为軍备潜力的承担者从一开始就准备参与这项工作”。①

尽管西德康采恩巨头对軍备业务的基本态度如此，但在細節問題上仍有一定程度的意見分歧。例如，国防部長和經濟部長对本国直接从事軍备生产的規模有不同的看法，这就表明了

① 德国工业联合会，1956年5月至1957年4月30日年度报告（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Jahresbericht, Mai 1956 bis 30. April 1957），第185頁。

各大工业利益集团之間的矛盾。有为数不少的壟断資本家都宁愿首先进行出口扩张，以便西德能日益有力地打入資本主义市場，却不願用較大的比重直接从事軍事物資的生产。这些康采恩利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因美国侵朝战争而出現的扩軍狂热，攫取了大量利潤，同时还得到了另一个很大的好处：比大規模扩充軍备的直接准备工作更重要的是，有关的工厂都装备了必要的机床，在許多方面扩大了生产能力，并替大規模生产作好了准备。

工业生产增長的情况同法西斯扩軍备战初期的特点几乎完全一样。資本貨物、生产資料和基本原料工业等对軍备生产具有潜在重要意义的工业，在牺牲消費品工业生产的情况下，以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得到增長。从1950年至1955年某些工业生产的增長情况如下：

工业部門	增長(%)
輕金屬产品	395
車輛制造	177
电气工业	142
机器制造	107
化学工业	91
鋼 鐵	75
制鞋工业	40
紡織工业	35
制革工业	13

下頁表說明，本国現在已經开始的直接軍备生产，其生产能力是怎样通过加速發展对軍备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門而建立起来的，而这些生产能力又是怎样首先被用来进行出口扩张的。

西德工业康采恩經過了几年的迟疑才大力从事直接軍备生产，这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1945年以后，它們虽然通过各种方式企圖跟上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武器技术水平，但还不能設想短期内便能够在每一个方面都成批生产。此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它們沒有兴趣生产那些在短期内肯定要过时的